

****忘卻日，忘卻.....忘記的事.....是什麼？****

母性.....

親情.....

孺慕.....

還是

血脈的傳承？

+

還是一貫的古東方服飾，只是更加的繁雜。

若果將雙手張開，測過頭透過窗看著難得寧靜的下午天空，一邊任由拉斐爾動作。

穿上紫色的馬褂，收回視線，若果懶懶的看著在整理自己釦子以及袖子的金髮頭頂，恍了下神，伸手摸摸，「好難得可以看見拉斐爾的頭頂.....」

畢竟比自己高，除非必要，拉斐爾從來不會低下頭，能看見美麗金髮中的漩渦十足難得。

「是嗎？我到覺得我很常看見啊。」

漂亮精緻的五官，拉斐爾好像除了偶爾緊張自己會激動之外，就沒有其他表情.....

維持著跟自己一樣，只有虛偽的笑容，只是他的笑容更加的漂亮，精緻的讓人覺得疏遠。

「.....難得你沒有反駁我.....」

「嗯？」微微的偏頭，已經長到及肩的髮絲垂落，若果眨眨墨黑的眸子，很明顯他剛剛走神什麼都沒聽到。

「沒什麼。」拉斐爾半跪下深，從盒子內拿出佩飾綁上腰間。

若果重新注視著拉斐爾的頭頂，伸手摸摸拉斐爾的髮漩，「拉斐爾.....要跟管家先生、管家阿姨一樣，成為管家嗎？」

語落後，室內一陣寂靜，拉斐爾站起身，手撫上兩頰的髮絲，「又長長了.....」

然後拿著除塵套走出更衣間。

看著拉斐爾的背影.....****我.....說錯話了嗎？****

+

盯著金髮的背影，慢慢的從本家走回自己居住的家。

一路上因為服飾而被關注，卻因為若果只盯著拉斐爾的背影行走而忽視了。

回到住宅區，若果停在拉斐爾身後，「拉斐爾.....」

「我說你，想跟多久？」那人轉了過來，與父親相似的髮色，卻不一樣.....

半垂下眸，若果也知道自已適才說錯了話，這個世界裡，沒有血脈的傳承，而是必須擁有的義務與責任，繼承的事情是一定.....更何況，拉斐爾不是只會逃避的自己。

搖搖頭，沒有開起爭端的意思，若果後退一步，轉身朝自己的住宅而去。

忘卻日的熄燈時間，若果關閉了屋內的所有電源以及門窗後，捧了白色蠟燭走向喚囊廟。

安靜地在喚襄廟附近尋找位置坐在高處，若果低頭看著下方的大字。

沖天的火光，明亮而溫暖的搖曳著，百守『**忘**』、喚襄『**去**』、帕斯爾『**消**』，巨大的火文字灼的若果的雙眸隱隱作痛。

或許是因為站的離喚襄廟較近，他只看清喚襄的『去』，其餘的只能看得見火光。

照理來說，不到三處現場的人都會聚集到政府開放的中央塔中層，遠眺三個點燃的大字，這對一向懶得多跑的若果也是一個很好很習慣的抉擇。

郊區依舊安靜，連夜行動物的聲響都沒有，若果將視線投遠，漆黑的夜幕被火紋上橘紅，收回目光，緩緩地將雙眼閉上，雙手捧著蠟燭，溫熱的感覺就像一個即將形成的生命一樣，亮眼卻也很弱小。

四周，只剩下微微的風聲以及自己淺淡的呼吸，萬籟俱寂，安靜而寂寞。

過了一會，若果張開眼，一雙黑色長靴滯留在他的眼下……而掌心的蠟燭已經熄滅，緩緩地沁著白煙。

「若果……」

不自覺的，眼淚落了下來。

滾滾的像珍珠，落到地面，滲入土壤。

血緣的傳承，一切的羈絆，不存在的情感……

對若果來說，就是渡過忘卻日的糧食。

忘卻日的到來，只是提醒他，這個世界，要遺忘、不能遺忘的東西還有很多……很多……

END.0922